

今日作家文库·文峰主编

爱你

● 王建平 著



作家出版社

爱 你

王建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你/王建平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

(今日作家文库/文峰 主编)

ISBN 7-5063-2102-5

I. 爱… II. 王…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882 号

爱 你

作 者: 王建平

责任编辑: 华 沙

封面设计: 吴晓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4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63-2102-5/I·2086

总 定 价: 180.00 元 本册定价: 32.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有意味的追寻(代序)

何光渝

王建平一直在默默地写作。

说他默默，一是因为他迄今为止写的都是短篇小说，在文坛长风炽热、就连中小學生都在忙着写长篇，没有写过长篇的鲁迅也被怀疑是否有“真本事”的今日，短篇写作者要博得一声喝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他的短篇大多发表在一些“省级”的期刊上，尽管别人(比如《延河》、《山东文学》、《天津文学》)为他发作品“小辑”，尽管其中也有些很不错的篇什(比如《猫的眼睛》、《大雨》、《下雪》)被某些颇具权威的选家(比如《小说选刊》、中国作协)选入某一年度(比如1997年、1998年、199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选粹或全国最佳短篇小说选本，但在某种狭隘的眼光看来，“×级”就是不走运的同义词；三是因为他在一些作品中，表达出了他对小说艺术某些成规或流行模式的不满、冲撞和求变的追寻，这又未必是能够得到太多赏识鼓励的。不过，这反倒迫使他能够在寂寞中默默坚守、修炼。于是，在悄无声息中，他把这部短篇小说选集捧到了读者面前。

以往，我曾经断断续续阅读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在片段的阅读体验中，能够感受到小说里潜藏着的某种新质，似乎多是

与写诗的王建平有关。王建平是以诗进入文坛的，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诗集《野太阳》。90年代，他才开始涉足短篇小说创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总爱在他的小说中寻找诗的踪迹，寻找在生活中也显得单纯、敏感、率真的王建平的踪迹。当然，我不难发现，他写诗时的敏感与纯净，在小说中则变化为以情怀和语境为主要魅力；也不难发现，他特别注重对于生命、时间、情感及人类健康情怀的关注，重视并发现精神的阳光，表现出对阳光(自然的与精神的)的精粹表述和诗意渲染；他对小说文本自身的关注和贴近，也使得他的小说具有自然、纯正的短篇小说品味；在他的小说中，大多有一种对善良、关怀、宽容、回报等充满温情和道德力量的品质的讴歌，一种充满诗性的赞颂……等等。能够做到这些，已经很难。这次，一口气读过这部集子中的全部作品之后，以往片段的阅读体验终于联缀为一体，感受到了王建平的苦苦追寻。

王建平的小说总是十分贴近生活原貌的。他看重作品的艺术真实，特别是感情真实。他不能认同小说的“假模假式”，他主张小说应该是更纯粹、更客观的，既不能一味“消闲”，也不应负载“太多太沉重”。也因此，他的小说总是平平淡淡，没有关乎国计民生时代风云的大是大非，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跌宕情节，人物多是小人物，事情多是家常事，简单，平白，晓畅，却总是能触及到一些他人所不曾或很少涉足的、与人的心灵有关的某些“盲点”或“遗漏”。重要的是，他能够从日常生活的情绪中，发现一些稍纵即逝、但不乏一定深度的人生、人性的意义。在他关于“父亲”的小故事(《接父亲回家》、《我是你父亲》等)中，在他以孕妇为主角的几个篇章(《妇产科》、《晚上有雨》、《大雨》、《有猫眼的门》等)中，在他用简单的“男人”与“女人”所展示的两人世界

(《晚点十分钟》、《上岸》等)中，在他以“物”为精细描述对象的物质世界(《无眠》、《盲》、《猫的眼睛》等)中，……任何有心的读者都不会忽略王建平所坚守的这种审美取向。

我注意到，几年前，王建平曾在一篇简短的“创作谈”中，将自己的写作称为“透明与纵向的写作”。“透明”，是纯净，是单纯，是能够透过它看到更多的东西、甚至无限；“纵向”，是深度，是穿透，是指向生活生命的深部、盲区和根基。他这样来表述自己的一种小说理想：

人的灵魂存在领域里有大片盲区，似乎我们还无力触及？真的小说，应该是更纯粹的、更客观的，是我们面临生活的恒久的深部，是生命宏大深厚的背景与根基，是我们日常生活情绪的隐秘来源……不能为读者们提供这一类的小说，是中国作家的尴尬与遗憾。

这些年来，他确实是在这样努力着。我不会说，在这部集子中的所有作品都完成、或都接近于他的小说理想。比如，他的被权威选家看好的作品《下雪》，写一个被拐卖到异乡的女子“月”复杂而矛盾的心境，用一些描写细微的细节，以一种独特的温馨和关爱，曲折地反衬出贫苦农民“亮”、“亮”的老母亲和“月”的善良、纯朴和厚道。尽管王建平的确是避开了这类题材惯常的“套路”，写得动人而揪心：比如《站在毛榉树下的人》，也同样道尽了心曲，令人欲哭无泪。但是，他在这些写得很好、很圆满的小说中，却并未给读者提供一些陌生的、新鲜的体验——在真实的生活中，在读者的身边，其实有更多更为曲折、更为揪心的类似故事，在发生着。在我看来，这未必能够成为王建平实现其小说理想的最佳路向。但是，在另一些小说中，

他确实一步一步地追寻着自己的小说理想。

王建平曾坦言自己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契弗、阿兰·罗布-格里耶、纳博科夫·V、理查德·福特、克洛德·西蒙等西方作家作品的偏爱。应该说，在他的小说中，并不难发现他们对他们的某些优长之处的借鉴和融合。比如，他小说中人物对话的简短句式，对话与动作行为的“混为一谈”，可以感到海明威式语言句式的影响；当然，在语言色彩上，这里少有海明威式的“硬汉”铁骨，却多了一些海明威所缺少的幽默与调侃、柔和与温暖。比如，在《猫的眼睛》、《有猫眼的门》，特别是在《无眠》和《盲》中，王建平用一种“没有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冷静地、精细地、准确地、像摄影机一样忠实地描绘了周围物质世界的形象，同时又总是让读者感到有某种眼光在看着，有思想在审视着，有情感在变化着。他的小说中的“物”从未脱出在人的感知之外显现，从而折射出人物的心理变化。在这样的作品中，能够很容易地辨认出的一些特征：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世界之外；存在着若干无“意义”的细节；人物没有姓名，或者那姓名明显仅只是一种符码标识；叙述时人称和视角的不断转换；不时出现的“间离”效果的言说；等等。这会使我很容易就联想到法国新小说派阿兰·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和纳塔丽·萨罗特的一些经典小说，以及他们关于“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新小说要追求的是完全的主观性”，作品中只是“一个人”，“是这个人正在看、在感觉、在想象，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写出“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之类的理念。当然，所有这些都，在王建平的笔下，并不是“法式”新小说的翻版。其中的情调、过程、思绪，特别是所给出的“问题”，以及其中有某种哲学意味的观念背景，则又全都是中国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向这个世界提出的“问题”。

虽然，正如罗兰·巴兰所说：“小说家不给人提供答案，他只是提出问题。”

套用一句欧内斯特·海明威十分著名的话，我总觉得，在王建平的一些（而非全部）小说中，显现出了整个“冰山”的一部分，而“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在这些作品中，他只是集中全力去关注于人和人在世界中的处境（比如《朋友啊朋友》、《上岸》），他略去了许多他虽然知道、却认为没有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事情、过程和经验，而把“水面以下的”、更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读这样的小说，我不太可能像读某些小说那样，可以跳过若干段落，而并不会迷失对人物或故事情节的理解。他的这类小说，要求“积极的读者”。因为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不确定的人生和世界图景，我们必须参与他对这些图景的创造，要在作品的那些空白、遗漏、变化和游移不定中，去追寻他留下的时断时续的踪迹，也留下我们自己追寻的踪迹。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我还感受到，这小说本身，就是某种不能用概念形式加以说明的“东西”，在不断发挥着具体作用的过程。一切都发生在作品里面，除此之外，不存在一个预定的思想内容和现成的价值取向。从他的一些作品里，我甚至可以感到他是处于一个方向相悖的引力场之中：这一边，是传统、现实主义、理性、现实等等；另一边，是现代、现代主义、感性、虚拟等等。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两极之间张力作用的缘故，才使得王建平的这些小说，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追寻：好读而又耐读，浅显而又深邃，习见而又新潮，让人欣喜而又让人迷惑……

但是，这些，似乎也都不是他所追寻的终极。他的小说，仍然在变动之中。

而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总是新的，小说也总是新的。

2001年5月于贵阳

目 录

有意味的追寻(代序)	何光渝	1
大 雨		1
下 雪		13
回 家		25
爱 你		38
猫的眼睛		52
上 岸		61
吃河豚		77
有猫眼的门		97
故 事		111
接父亲回家		125
一 夜		135
周 末		148
新 居		158
经过南方的贵阳		169
抛物线		184
朋友啊朋友		199
我是你父亲		210
距 离		221

站在毛榉树下的人·····	230
小 说·····	240
明亮的黄昏·····	247
爱 情·····	258
什么都没有发生·····	266
妇产科·····	278
反 光·····	285
致命的奇迹·····	299
请你安静·····	310
晚点十分钟·····	324
意 外·····	331
响 午·····	347
无 眠·····	356
盲·····	365
夜行火车·····	375
父子回家·····	390
一件小事情·····	404
目 标·····	411
终 点·····	417
透明与纵向的写作(代后记)·····	430

大 雨

这是本年最后一天，去向五里矿的长途客车早晨六点半就开走了，比往常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刻钟。站上涌了许多还没有被载走的旅客，有人骂骂咧咧地准备找车站站长评理，有人在汽车站的铁栅栏边上来回走动，或者引颈观看是否还有汽车要发动的迹象……

天气明显地不好，风湿漉漉的沾在人的脸上，潮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人群在焦躁不安地咳嗽，小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他的小屁股挨了母亲不轻不重的一巴掌。还不能彼此清楚地看清对方的脸，天亮得非常迟缓与艰难，厚厚的铅灰色云层低得快要压着地面。

七点差五分，车站广播说，开往五里矿方向的班车时间已经更改，为照顾部分没赶上班车的乘客，车站决定临时增加一辆班车，七点准时发车。

一辆大巴士从检修篷里开了出来，它身上的漆斑还没有抹匀，后窗玻璃还没有来得及安上。人群蜂拥而上，有人从后窗框里爬了上去。最后上车的是一个孕妇，她拖着一个大旅行包，站在车门边的踏板上，用鼻孔喘着气。车摇摇摆摆地开出车站以后，她就靠坐在那个旅行包上，耳轮红红的，鼻梁上冒着细汗。

有人把一只麻布口袋挪动了一下，给她腾出一些空隙来，

好让她坐得稍为安稳些。她也挪了挪屁股后面的旅行包，坐好以后，她对帮助她的人微笑了一下，说谢谢！

车上的人立即看出来，这是个外地人，她的口音与满车叽叽喳喳的本地话格格不入。

车上的人对她的猜测多半来自她的装束与口音。她因为临产身体严重变形，但从外貌上看，她衣着简洁自然，一条深紫色的围巾把她与同车的其他人显著地区别开来。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很大的褚黄色的旧木手镯，一抬手，它就在手腕上惹眼地滑动。戴这种奇怪手镯的人，除了是某部电影电视剧中那些出演悲情离合的女演员以外，平常日子中的确很少有人会不怕麻烦戴上这种东西。车上的人后来发现她不再抬起那只有手镯的左手，她注意到了人们投射过来的带些隔膜的目光。

车出了县城北门便开始颠簸起来，车门和玻璃窗都在劈哩啪啦地噪响，车轮下面是一条坑坑洼洼的马路，它常年总是在修，一堆堆碎石堆放在路当中，扛着十字镐和铁锹的修路工人在一辆油漆剥落的压路机后面打扑克。在这种路面上行驶，有时候汽车会突地弹跳起来，几乎要把车箱里的人全抛到车篷顶上去。不过这没有让人抱怨，习惯培养了人们的好耐心，路就是这样，要么忍耐颠簸，要么你别坐汽车。

车厢里嗡嗡营营一片嘈杂声，人们谈论的多是刚发生过或正在进行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有两个中年男人为了转让一部旧的手推车在不断讨价还价，双方的价码都在各自想象的区域内滑动，结果两个人都弄得面红耳赤；前排座位上的两个年轻的少妇正在讨论她们刚买下的毛衣是不是真羊毛，她们用指甲刀从毛衣的接缝处夹下一小截线头来，准备用火柴点燃它来验明真假……

没有人注意到那位孕妇脸上的变化，她鼻梁上的汗珠变得大起来，耳轮发白，眼眶里加重了黑色的阴影。没有人听见她嗯了

一声，她自己听见了。

汽车的颠簸时松时缓，那个开车的满脸络腮胡的司机不断地低声咒骂着这条该死的路，有人从后座上传烟卷给他，他伸手接过去，也不抽，拿到鼻子下嗅嗅。几支长短不一的烟卷在仪表盘的小平台上滚来滚去。

最先听到来至车顶上的一种沙沙声，然后，风雨顷刻而至，大得吓人的雨点撞击在车窗上，一股呛鼻的灰尘味弥漫在车箱里，有人咳嗽起来，不少人用手掩住口鼻。车里一时没有人说话，人们看见那孕妇埋着头咳嗽，肩膀一阵抽动，声音有些古怪。近前的一位带着个小女孩的妇女问了她一句什么话，她回答的含混的外地口音让人听不明白。那妇女递给她一只红皮桔子，她摇摇头，在嘴角边上勉强地微笑了一下。

雨急一阵松一阵地下，车座上有人小声地谈论起车门边上的孕妇，他们猜测她一定是五里矿监狱某位犯人的家属。这几年那个监狱的人丁兴旺起来，有不少非凡的人物不断从四面八方补充到那些高高的围墙里面来。这倒让五里镇上的居民们得了不少好处，单是烟酒食杂店就新开了七八家。有人把堂屋腾出来开成小旅店，专供那些来探视的满面泪痕的家属们使用。有时候五里镇上会突然出现某个忧心忡忡的漂亮女人，她身上与小镇格格不入的穿戴装束和面容表情都让小镇上的居民们感到陌生和兴奋。她们肯大把大把地花钱，营养品和日用品一买就是一大袋。有时她们就住在五里镇上，耐心地等上十天半月，直到下一个探视日到来。不过，监狱偶尔也会给小镇带来一些意料不到的小麻烦：比如几天前，一个犯人突然越狱逃跑，守狱部队四面追缉，谁知他趁天黑躲进小镇自来水站的抽水泵房里，在那里猫了三天三夜，大约他知道军警已经重兵包围了小镇的每一处出口，后来他自己绝望地溺死在半山腰上的蓄水池里……小镇上的居民这两天都不

敢用自来水了，他们怕自来水不干净，宁肯走半里路到小河里挑水回家。

……那孕妇惦着这么个要命的大肚子，在这么个雨天凄凄惶惶地赶路，这让车上的人暗暗替她叹息。

汽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孕妇歪了歪身子，她又哼了一声，但恰恰被汽车的一声鸣笛遮没了，没有人再注意到她。有一只黑布包突然从货架上掉了下来，正好砸在某一个人的头上，那人用手揉着后脑勺，立即把疼痛转换成极为肮脏的咒骂语言喷吐出来。有人霍地站起来申理，因为受到恶毒语言锋芒的刺伤而眼冒火光。相识和邻近的人出面来调解，为避免双方的强词夺理而又把公道申述得七弯八绕的……双方的道理越扯越远，于是嗓门就越来越大。汽车颠簸得让人难受，闷热的雨天又使人心燥不宁，人的脾气就很容易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大概是一瓶酒被打碎了，有浓郁的白酒香味儿弥散在车厢里，为这场激烈的争吵拌上了滑稽的调料，两个少妇在前座上掩着嘴窃笑。

司机听得不耐烦了，猛然一个刹车，黑着脸回头对众人说，行了！你们吵吧，扯吧，扯鸡巴卵蛋吧！扯完了我们再走！扯不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雨唰唰地打在车顶上，车窗上的雨刮器吱啦吱啦地响。没有人吱声，吵架的人只得强压住火气，红着脖子偃旗息鼓了。其他人见状不好，便赶忙对司机说好话，说赶路要紧赶路要紧！有人又把烟卷传过来，不是一支，是五支，烟卷成一把递到司机的手上，这回司机把一根烟点燃了，抽了一口，才别别扭扭地转过脑袋去，松开了车闸。

走下一个很长的斜坡，发动机熄了火，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车轮胎与路面上的碎石子摩擦的磁磁声。就在这时候，人们听见了一种像病猫一样压抑的呻吟声。仿佛很遥远地传来，

又似乎在耳根底下，大家怔了一怔，全都注意到了那个孕妇——她歪曲着身子，差不多快要仰躺在那只包袱上了……多数人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了？但有人已经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孕妇眯缝着眼睛，她已经让逐渐加剧的阵痛折磨得面目全非，汽车的颠簸又让她想要恶心呕吐。她无助地看着车窗外黑蒙蒙的天空，后来一切都在她的眼里变成了淡淡的紫红色。她看见一个挽发髻的中年妇女从车的后座上挤过来，用一只手搂抱住她的脑袋。有人递给她一个矿泉水瓶，说喝一口吧。他们看见孕妇嘴唇发紫，干燥得起了痂壳。挽发髻的那位妇女贴在她耳边说，要哼你尽管哼出来，憋着更难受。有人在车窗边上说，把衣服给她松松！把衣服给她松松！男人都别过脸去，看着车窗外。天上的雨下得细了些，玻璃窗上的水痕有点像小学生写坏了的作文本。

络腮胡司机晃动着后脑勺抱怨说，都到这种时候了，还出来坐什么车嘛？真是不要命了！

车里没有人答话，只有雨刮器在前窗上鸣吱鸣吱地响。孕妇突然呵地叫了一声，这反倒吓得司机打了一个冷战。

有人从另一边递过来一件皱巴巴的风衣，让盖在孕妇身上。有人在询问别人，要是把孩子生在车上怎么办呵？这荒山野岭的，别的不用说，连热水都没有一杯。有人问新店乡还有多远？那里有一个卫生站，治别的病不行，生孩子还是可以的吧？有个老年人立即反驳说，那也未必，他的一个侄媳妇就死在新店乡卫生站的产床上，大出血，卫生站的医生护士一点办法也没有。

汽车开始爬一个盘山而上的陡坡，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盖住了人们纷纭的议论声。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痛苦的孕妇，他听到车箱里有两种

不同的意见：一种让把车开快些，肚子里要出世的孩子等不得人，到新店乡或者是五里镇就好办了；另一种说应该把车开慢点，这种情况产妇怎么受得了剧烈的颠簸？再颠几下，不出问题才怪哩？方向盘粘糊糊的很不顺手，司机觉得背心和腋下都是汗水。

孕妇的呻吟变得尖利起来。前座上那两个少妇显得面面相觑，挣扎着的孕妇的头几乎塞到她俩的胯下，她们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才好。

车上的问题让人们显得束手无策，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尤其是其中有几个刚刚成年的男男女女，这种从未见过的场面把他们统统都吓傻了。

汽车翻过一个光秃秃的山梁，几声鸦噪提醒人注意：路前面是马王岭，它的后面是起伏达几十公里的一条大峡谷，汽车下去再爬上来，需要整整两个多小时。络腮胡司机犹犹豫豫地看着车窗外的天空，把住离合器的手在不住地颤抖。

孕妇渐渐停止了扭动，她重新坐了起来，用手指梳理着自己弄乱的鬓发。看来，在她的身上，汹涌的潮汐暂时退下了沙滩，满车的人都感觉到了风平浪止。

大家这才借助光线看清了孕妇那张脸，她竟然施着淡装，眼线是做过了的，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勾画出眉宇间不俗的线条。看来她上车前还着过口红，后来在挣扎中被抹到右腮边和鼻头上，不过颜色很淡，基本上没有破坏那张脸上的和谐。

人们于无形中都松下一口气来。情况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那孕妇的脸上呈现一片随遇而安的平静神色，这反倒安慰了周遭那些替她拿着一把汗的人。痛楚虽然使她显得疲惫无力，但她的眼神里却分明又有一种少见的光亮。生过孩子的人都清楚，十月怀胎的出路就在于漆黑的痛楚中那越来越明了一条阳光的通